

你所不知道的聊城

画画

——李苦禅先生琐忆



李苦禅代表画作《盛夏图》(来源:央视新闻客户端)

编者按 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师李苦禅是高唐县人,著名历史学家张守常也是高唐县人,二人是同乡。1941年张守常到北京上中学,拜谒同乡前辈,认识了李苦禅,从此到李苦禅1983年病故,二人同留居北京长达42年,关系非常密切。6月11日,纪录片《李苦禅》在央视播出。今日起,本报刊发张守常回忆李苦禅系列文章,敬请关注。

□ 张守常

我幼时最早知道李苦禅这个名字,就因为他是画家。在家乡听人说他画得好,我还见过他的一幅画,不记得是在谁家的墙上看见的,但记得是一幅水墨荷花,至于画得怎样好,说不上来。十几年以后,1942年夏,苦禅先生回故乡高唐,来求画的人很多,于是他画了一批,有时从晚饭后一直画到天亮。我也正赶上回去过暑假,有机会在一旁看他作画,我初步认得了他画作的特点或者说风格。至于能够看得出几分怎样好来,还是后来的事。我来北京入山东中学(1952年改为市立第三十中学)上学,后来又在那里任教。该校在和平门里,我常就近去琉璃厂看画,特别是每年元旦和春节两次厂甸庙会,文玩书籍大展销,许多压箱子的字画也陈列出来,让人百看不厌。于是我逐渐提高了眼力,画得好和差也看得出来了。苦禅先生的画摆在画店里出售的并不多见,偶或见到,和许多大家的画挂在一起,无逊色,挂得住。也就是说,在当代名贤荟萃的画坛上,他的画列入第一流的档次是绝无问题的。这是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情况,我看苦禅先生的画,从看不懂提高到能够看得出好来了。他的画,看似简单,但韵味深厚,很耐看。这道理大约在于笔墨功夫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张协和对我说,他听华君武谈过:“当代画家,要说用墨谁也比不过李苦老。”我从别人处也听到过类似的话。到他的晚年,这已是美术界所公认的了。至于我,能从中看出好来,已是很有眼福,觉得那墨,一到他的笔下,那真叫神了。但我只是看,说不出所以然来。我自幼对画画有兴趣,但上学时期精力放在主要功课上,并不着意学画,以后也只是偶尔抹两笔而已。记得第一次

画画给苦禅先生看,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,他住大雅宝胡同美院宿舍。一次我去看他,赶上下大雨,走不了,他便铺上纸让我画点什么。我画了横斜着的两枝菊花。他接过笔去,端详了一下,在花梗处来回添了两笔,然后又自上而下画了一竿倒垂的竹子,题字云:“一日大雨,守常过我小斋,写菊,余补竹。”这幅画居然成为我和他“合作”的了。当时在山东中学教国画的同事刘玉初先生,我请他看这幅画,他称赞我画的菊花也“好”,随说随用手指着菊花梗部来回晃了两下,所指正是苦禅先生添的那两笔。我不禁为之大笑。

有人说我未从苦禅先生学画是一憾事,我自己也有此感。别人能从苦禅先生学画,认为机缘难得,所以大都抓紧请教;而我因为随时可以请教,反而没有抓紧。一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,从事专业工作之外,我有了些空余时间,才断断续续地画点画请他指点。一次我画了一幅竹鸡图请他看,他一看就说:“你不会画。”原来我把竹鸡的爪子画成麻雀的爪子了。后来我在动物园特地观察了一下竹鸡,发现,如果竹鸡装上麻雀的爪子,那么他将轻快地跳跃前进,就没有竹鸡的那种带有几分笨拙的碎步行进的神态了。又一次我画了几只螃蟹请他看,他说:“不行,你画的这些螃蟹是向前爬。”并随说随画给我看,螃蟹腿向左右伸张,画出“横行”的势头来。不过他对我不是老说“不会”“不行”,主要还是鼓励的,例如,他也说过:“你的笔下有味道。”有一次谈起画鸟,他说别人大多先画头,他则先画身子。他随手画了几个鸟卵形的椭圆,说这就是鸟身的轮廓,至于鸟的姿态,则主要决定于头部的处理。他在椭圆边上加小圆,再添嘴,于是有前伸的,有回头的,有仰望的,有俯视的,果然从头部

的不同处理上就画出了鸟的各种形态来。他还在这张纸上画了两只八哥,一个回头,一个把嘴伸向翅膀下面。他说,八哥有鼻毛,所以嘴需画大些。我带了这幅样本回家,趁热打铁,立即照画了两只八哥,并配上石头,再拿去请他看。他提了两点意见:上面那一只脑后还少一笔;石头不宜局限于画面之内,要画出去。不过总的说来,他认为我这一幅还有点意思,他在画上题字:“守常弟初学画,大有进益,苦禅题以勉之。”这是苦禅先生教我画画的宝贵纪念品,我裱起来挂在墙上。行家一看就知道那不是苦禅先生画的。但也常有人见上款是“守常”,下款是“苦禅”,其他草体字不甚了了,便误以为是苦禅先生画了赠给我的。每当遇到这样的“误以为”时,我不由得会生起一种得意的兴味,说破之后,还会听到几句称赞的话。我自己想,这幅画大约可以作为我向苦禅先生学画的“代表作”了。

苦禅先生曾有意画幅好画送给我。那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,他仰卧在藤躺椅上,像是自言自语似的对我说:“赶到么(家乡土话,意为以后的某一时刻)我好好地给你画一幅,留个纪念。”我默然无语,没有作出反应。我觉得他这话不吉祥:是因为自己已快八十岁了,感到余年不多了?抑或因为画出来老是挨批,灰心了,要封笔不画了?我不愿意在这种凄凉感甚浓的气氛中要他的画。“四人帮”垮台以后,他心情舒畅,精神振奋,作画进入他晚年的高峰时期,画债太多,忙不过来,还累得发过病,我就更不能为自己要这幅画了。他要为我“好好画”的一幅画没有到手,并不是说我手里没有他的好画。有,有好的,还有特殊的。先说这一幅特殊的。大家知道,苦禅先生主要是画写意花鸟,兼及鱼蟹之类,很少见他画过山

水,而我有一幅。1951年秋,他从四川归来,一天到我家来串门,送我一块刻图章的石头,是回来路经剑门关时买的,石上有树木横切面所见年轮那样的花纹,是该地的特产(后来请孙其峰兄给我刻一名章)。那天他谈入蜀见闻,很有兴致。当时我只有小孩子刚上学习字用的廉价笔墨,他就用来画了一幅《剑门关一瞥》,用笔不多,但古柏参天,奇峰横空,这一千古关隘的雄伟气势跃然纸上。他手下的笔墨真是无往而不美。我还有一幅可称“神品”的画。1956年冬,一天,我去他家,见他正在方稿纸上练画,画了一幅又一幅,床上地上到处都是。我说想拿几幅去临摹,他说:“你自己挑吧。”我就选了几幅带回来。其中有一幅野生兰草,还有两棵蒲公英,是漫不经心随意挥洒出来的,而细看却又无一处不好。我的老师娄沉影先生,和苦禅先生也是朋友,对此画大为赞赏,他想起苦禅先生关于“精品”“神品”的一段议论,特用为此画题词:“苦禅先生尝云‘画有精品,有神品’。精品可以功力得之,神品则功力不逮者固必不可得,而功力既具者亦不可必得。会须意兴所至,信手挥洒,心纸无间,笔墨契合,才情风发,妙造自然。以观此帧,殆近之欤?”我把这题词和画裱在一起,一直珍藏。

白石老人在苦禅先生年轻的时候,就说“英也过我”(苦禅先生原名李英),苦禅先生的出手不凡,这位老人是一眼就看出来的。至于苦禅先生自己,则是孜孜以求,至老不已。在他近80岁时,一次我见他在认真临帖,曾贸然发问:“您还练字?”他说:“我老觉得不够。”正是这种精神,使他一生作画,一直在不断发展提高。

我在西单商场旧书摊上买到一本《李苦禅画集》,白石老人题的签(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李苦禅画集》仍用此题签),苦禅先生自己已没有了,我就把这一本送给他收藏。他说那是王禹丞先生经手出版的,给了他500元稿费。这位王先生曾在山东中学任教,我入该校时,他已离去,所以不认识。收入这本画集中的画,从题字上看,可知大都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,当是苦禅先生在杭州艺专任教时的作品,和他晚年的画不大一样,但他自己的风格已能明显地看出来了。那时他和潘天寿先生是同事,画路相近,但各有特点。潘先生下笔潇洒,苦禅先生则显得朴拙,这特点越到后来越突出。上世纪70年代初,他给我画了两幅画,同时还给另一家乡友人画了一幅,落款时署“鲁野村人”。据我所知,署此款的不止三幅,大约因为是给家乡人作画才想到署此款。1973年,我受家乡委托,请苦禅先生画两幅较大的画,保存起来作为纪念。他用四尺宣纸画了一幅鹰,一幅灰鹭,我裱好捎回去,由高唐文化馆收藏。那一幅鹰我有照片在手头,常看,和他最后几年画的鹰比较,那一幅鹰要“老实”得多。最后几年,“四人帮”已被粉碎,天朗气清,苦禅先生心情舒畅,笔下也更放得开了,他的画进入新的高峰。就以画鹰来说,方眼窝更深了,方嘴甚至有了锯齿,更不像真鹰了,而看上去比真鹰更威猛。他是永不止步的。(供稿:高唐县政协文史工作室)